

抗戰初期烽火行

袁守成

廣州長沙民風一斑

抗戰初期烽火行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時，我正在福建省南靖縣任縣長，我推測大戰決不可免，決計辭職離開福建打算參加抗戰行列，目的地是首都南京，當時淞滬戰事爆發，只能繞道香港去長沙、武漢，再轉往南京。由漳州動身時，楊逢年、吳華樑、段景祿、費新民、吳錫璋、蔡懷德兄等，都前來送行，尤其遠送至廈門，照料上船後才互道珍重而別。船至香港，停留一日，我即捨船登岸，住旅館中。行李交徐建文工友隨船帶至廣州。我在香港停留三日，洋貨極為便宜，全市商業氣氛極重。遊覽香江風光，在扯旗山遠眺，往淺水灣漫步，令人心曠神怡，入夜燈光燦爛，景致優美。港九地方租借英國人，英人能經營到如此繁榮地步，他們的都市治理方法，值得重視與研究。由香港前往廣州，寓海珠橋邊中央飯店，那時愛羣酒店正在修建中尚未竣工。遊覽廣州街市，因語言不通，只好不發一言，以手招黃包車，指左即左走，指右即右走，並無一定的目的地，下車付錢，亦不講話，演了一幕啞劇，因為不會說廣東話的緣故。政大同學二十餘人，聯合邀宴，杯酒敘談，盡歡而散，隨鄒志奮兄憑弔黃花崗烈士墓及革命遺跡，遊觀晉山參拜中山堂，

對革命先烈無限崇敬與欽仰。離開廣州搭火車前往長沙，尋訪師友，謀求參加抗戰的工作機會。早在民國二十三年農曆年的除夕，曾與鄒志奮、葛天豪兩位仁兄同遊長沙，僅住一晚，即返武漢，對長沙民俗，所知極少，此次（二十六年）重過長沙，住的時間較長，名勝古跡都遊覽過了。湘人極踏實，餐飲之中，筷長碗大，飯食豐盛，毫無虛假，重實際，不尚空談，剛正不阿，隨處可見。長沙的洋車夫都着長衫，執雨傘，穿釘鞋，徐步緩行，如乘客相催，車夫即停車回首說：「我出錢你來拉我！」可見作風之別緻。在長沙住些時候，打算去南京，同鄉同學袁永馥念勸兄來信，邀我去星子縣，就便遊廬山。到了江西星子，被招待在愛蓮池，得識李卓之兄及一韓國志士，學圍棋，政大同學鄒繩武、徐君佩、陳大維亦均在，並新識星子縣中央軍校特訓班副主任楊文璉，教務主任張一清及陳世航等，頗不寂寞。亦曾見漆中權、王元輝、陳介生諸兄，介生為華西協合中學同班同學。更常往來於諸名勝及鄱陽湖中，極有情趣。特與朱教官萃濤同遊廬山，登五老峯，眺含鄱口，遊興方酣，忽聞戰事已迫蘇州、鎮江，亟思一睹前線實況，乃兼程前往南京。

南京戰火中的景象

新聞電訊報導南京戰事緊急，特為冒險前去南京，自九江搭輪船。下行客極稀少，止於蕪湖。下船轉火車去南京，車剛到，聞警報，乘客搶下，擁塞於車門。如魚貫下，則不需若干時即可下完畢，不守秩序，歷久未見走動。延遲很久始下車，走避壕內，附近均中彈。警報解除，入城住在中正路交通飯店，趕往紅紙廊政大母校巡視，全校師生員工盡遷走，已住守軍，武器橫陳，騾馬雜沓，大非昔時景象。欲去江寧縣，交通工具缺乏，長途電話不通，與胡次威先生及王仕傑兄晤面之計畫已不可能。後與袁永馥兄等晤面，袁兄連聲催走，我說：「想去前方看看。」袁兄說：「情勢已不許可，再稍遲，便沒有交通工具了。」康澤兆兄所屬緝私處有一小兵船，停泊下關，第二天早晨開航，乃與一特訓班畢業學生某偕行。借一輛汽車，未抵下關，道路已阻塞不通。棄車步行，走到江邊，但見人頭攢動，器物堆集如山，欲尋的船渺無踪跡，天色已晚，返城借住中山路旁一小店中，天明再至江邊探知有一英國船即將開到，惟祇停上游數十里處。遂溯江徒步前往，途中購一大餅夾油條充饑，味美勝過珍饈。到了目的地，見若千大小木船載滿行客，蜩集江中，我等亦搭得一木船，離江心不遠，見一英輪疾駛而下。停泊後則大小木船趨附，搭客相繼登而

上，有棄手中行李誤將小孩拋擲江中的，慘不忍睹。船上無論大餐間、統艙、飯廳、廁所、走廊、過道，全部擠滿了撤退的難民，大家站立，沒有一席空隙之地。無飲食供應尚在其次，不能大小便，真是苦不堪言，有人在艙中將要生產的婦女，熱心人士急忙傳遞一張篾席，圍着產婦，四圍由壯漢守護，嬰兒幸得安全降生。船過九江，暫停加煤，我已決計不再去星子，同行某爲我上岸去旅館取行李，到達武漢稍微休息數日，不久即傳聞南京陷敵，日寇大肆屠殺，極爲淒慘，此次如果搭不上輪船，留在南京，能否逃出，大成問題。

政校同學未參加黨團組織

得快信知長女平靜即將降生，乃急忙趕往長沙，政大亦於是時由牯嶺遷往湖南，原在江浙工作的同學，均聚集於長沙。陳果夫教育長、吳逸峯先生等，亦均在長沙。胡次威先生爲湖南省政府民政廳長，王仕憐兄爲民政廳科長。同學大多無積蓄，由學校租一樓房大家在地板上打地鋪，伙食費亦由學校發給。畢業學生在離亂時由學校供應食住，真是絕無僅有。我住親戚家，未受學校供應。先後晤謁陳果夫、吳挹峯、胡次威諸位老師。陳果夫老師爲第一次約見我個別談話，最爲親切，我報告在襄陽辦合作化實驗區之經過，果夫先生聆聽我的報告興趣極濃。最後閒談，我問果夫老師：同學們受人誤會爲「CC」分子遭受攻訐者不少，究竟有無CC組織其事？果夫先生說：北伐前後，黨內派系甚多，如平津之興中會、

實踐社，山東之大同盟，江西AB團等等，影響黨內團結，因此黨的決定，取消一切小組織，另照政黨常規，成立黨團組織。政校同學第一期畢業時，經黨決定不使參加黨團組織，由黨直接領導，因當時一部分同學已參加其他組織，如再要大家參加黨團組織，必有困難。如要一部分同學參加，一部分不參加，則此不參加的同學，亦經學校培養四年，極爲可惜，爲使不自裂分裂，故有此決定。我又問：同學離開學校已數年，似有參加所謂黨團組織的？果夫先生說：此或爲離校工作後的事，在校內決無此舉。又問：對已參加其他組織同學的觀感？果夫先生說：決不歧視！第四期同學有正式派往別動隊工作，可以說明。我最後亦說，已未參加其他組織之同學，對學校均一體愛護。我就此一段話後來向袁永馥、徐君佩兄等說明，以後在武漢又與陳果夫先生、余井塘先生及同學袁永馥、徐君佩等再度談及，認爲有聚會說明之必要。於是在漢口世界戲院隔壁錦江川菜廳設兩席，因果夫先生已去芷江，老師中僅余井塘先生參加，其餘皆同學，參加與未參加復興社同學都有。大家坦白的談，皆大歡喜。以後同學會改組，有五名幹事，袁永馥、徐君佩都參加同學會，前期同學互相猜疑之態度自此遂得化解，這是一件調和的事，我心裡甚感安慰。

武昌政治部的工作

長女平靜於民國廿六年（丁丑）舊曆臘月廿日，生於長沙湘雅醫院，未滿月，康兆民（澤）兄電召赴武漢，參加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任秘書

，見康兆民是在武昌水口關帝廟所設之秘書室，康當時所管轄單位有別動隊、特訓班、緝私處等，其他尚兼管僑務、防諜與接待名流學者，如任卓宣先生等，特設秘書室承辦聯絡協調各事，主任秘書爲袁永馥，下設四股由翁寧三、蘇天任、毛光遠等分任股長。我尚無固定住所前，常去秘書室與袁永馥等聚餐，任卓宣鄉長亦常在座。後來，我與徐君佩、盧執競、劉瓊、鍾禮時，同租一樓一底房合住。君佩、執競均才俊之士，英氣煥發，君佩尤重義氣，執競姊着軍服掛斜皮帶，佩短劍着長統靴，神氣十足。劉瓊、鍾禮時厚重純潔，天真可愛，我們相處極爲歡洽，大家請一女工「劉婆」作飯，清潔可口。我由福建帶來的工友也到來幫忙，儼然一個大家庭，大家日子過得很愉快，國難期間，大家心裡都很沉重，但是共同有一信念，就是堅決抗日必定會得到最後勝利，大家共同努力決不沮喪，總是快樂的，敵機夜襲，我們不但不懼怕，還到頂樓去看。一日劉瓊叫劉婆買香烟回，沒好久劉瓊又要劉婆買洋火，劉婆說：「要買一次買，油下了鍋，要等着炒菜。」還說了一些不客氣的話，聲音很大，劉瓊撞了釘子，嘴伸得很長，主張開除劉婆。我笑說：劉輔玲作事（輔玲是劉瓊的號），一定大公無私，姓劉的同宗有過，他也不會饒恕，不過劉婆只是說話大聲了些，叫他有機會表示表示自己有錯就算了。我們吃飯都自己裝飯，不要人裝，某次開飯時，乘劉瓊未到，我即將劉的飯碗裝好，劉出來一看，問什麼人代裝的飯？我說劉婆，劉瓊說：這樣客氣！衆皆大笑，辭退劉婆的事，也

不談了。一次由武昌過江去漢口，我警告大家在過輪渡時要提防扒手！我穿中山裝，四個口袋，均照應極嚴，後來發現一個口袋下邊向裡邊處，被扒手以刮鬍刀片割開，皮夾掉了，其中也無多錢，晚上大家回來，我提起口袋說：「看嗎！」大家大笑，數十年來，盧執競姊每提起此事，總學着四川話：「看嗎！」又一次袁永馥、徐君佩、盧執競、我，去漢口李琴家，李的父親爲一實業家，大家知道長江水漲，想在李家玩個痛快，殊晚飯後，主人表示要休息，我等只好離去。到江海關碼頭，因江水大漲，停止開行渡船，大家沒有去處，離江海關不遠，胡振華診所的夫人裘月美醫師執婦產科業務，樓下有電鈴，備供夜間請接生者用，我們急按鈴，許久無人應聲，後來方知，電鈴關閉，祇好到處找旅館，均無房間，不得已在一弄堂中一家旅館前，輪流坐一小長凳過夜，蚊蟲極多，人人拍蚊叫苦，只好互相開玩笑，捱過長夜。天明開渡，過江我未回家，直到辦公廳處理公務，下午依時下班回家，因年輕，一天一夜未睡尚無倦容。這些事要說「荒唐」也可以，要說「老天真」也可以。

繁忙之中諸事叢集

政治部第二廳分二處六科一秘書室，我是秘書之一，原說定，我祇看一部份公文，後來同事不喜歡看公文，所有公文都先由我看，然後送黃主任秘書，黃爲留俄學生，與康澤爲同學，也不習慣處理公文，我乃將普通公文清出辦好，建議由黃主秘代核發，重要公文擬辦好，送康澤廳長

親核，殊實一概不發，積壓甚多，我看了直搖頭。軍委會祇管軍事，行政有行政院，殊於戰時一般行政都直接、間接牽涉軍事，各地方政府送行政院，副本也送軍委會，行政院可辦的，也要同軍委會會商，甚至有將公文直呈軍委會的，凡到軍委會的公文都發到政治部，政治部多數發交第二廳，很多事都要開會解決，開會就派我代表，經常與行政院各部會重要人員商決問題，與會的人多推卸責任，或採本位主義，無理相爭，不爲全盤打算，我主張有問題即須解決問題，發表意見，乾脆利落，人多樂意我到會參加。後來一想，重大問題，事前無法請示，事後又無從報告，書面報告既來不及亦無用，責任太大。乃到水口關帝廟康之秘書室，將公文處理與代表開會之意意向袁永馥兄商討，希望袁永馥就近便中告訴康澤，因我和康不容易見面，康澤事多客人多。袁永馥說：「我也很少和康見面」，當時康在水口關帝廟會客，晚間將到八時，客人尚未散去，康出登車過江，我亦搭上康的坐車，報告說：第二廳待辦的事太多，您如不抽暇親來處理，不但公事積壓，重大事更無從研商，恐將貽誤要公。康鼓大眼睛點點頭，自此以後午間開一桌飯，輪流參加聚餐，藉此商決公事，情況稍微好些，每餐大都有我參加，但不久康事多，無法繼續會餐。政治部有在公文上須用部長私人名義通函的，部裡也發下對各方有關的稱呼與下款，信也要我寫，我推辭了！後來康的私人信也要我寫，我更堅決推辭，連同考慮作會議代表之責任太大，乃到第一科，代科長湯如炎負一切責任。在第一科

祇與湯匆匆見過一面。

首次全國政工會會議

民國二十七年春，開全國第一次政工會會議於武昌曇華林，會議的秘書長是賀衷寒。丁某代表第一廳，我代表第二廳作秘書，時正大雪，景色極美，秘書事無多，丁與我終日閒談甚融洽，可惜以後即未再見面，那次參加會議的，都是高級政工，大家都嚴肅認真。到了開會時間，會員都快速到來，直往會場，從未見零落散漫，笑語詼諧，「臨事而敬」，朝氣蓬勃，會議結果極爲圓滿。政治部第二廳第一科管民衆組訓，抗戰軍興，舉國上下，無不「同儕敵愾」，而發動民衆，亦極得法。嘗見一列民衆，前一人手執旗幟上書：「投軍殺敵去」，後面立即有人自動加入行列，廣場演說募款的，立即有人從指臂中脫下金勝圈金戒指擲交捐獻。忠愛國家，民氣磅礴，勢壯山河。武漢民衆的組訓，相當成功，碼頭工人、洋車夫，均有組織，撤退時，所有有用的人力物力，均未存留，陰溝上之鐵蓋，都全行運走，工人車夫替人搬運，隨同行入西遷，綿延百餘里，極爲壯觀。那時故友方超兄任武漢警察局長，功勞甚大。武漢地區的警察到了重慶，都分發到軍警單位工作，方超局長亦任某師副師長。

我以第二廳秘書到第一科工作，開會仍派我去，康澤辭第二廳長由杜心如繼任，我決心請辭，未獲准，往見杜心如，杜說：「已呈請派你任第一科科長何能請辭，並且參加各種會議別無適當人選。我懇切說明不能作第一科科長的原因後立

即離去，不久，即轉任中央訓練團考核科長。

從中訓團到青訓班

抗戰軍興，廬山訓練團團址移武昌珞珈山，稱軍官訓練團，後又改稱中央訓練團，全名稱爲中國國民黨中央訓練委員會中央訓練團，當時爲訓政時期，中訓團爲全國最高訓練機構，亦爲統一的訓練機構，分軍官班、教育班、黨務班、婦女班、青年班、民衆組訓班。軍官班又分將官班、校官班、陸空聯絡班等，同時有辦一班或數班的。團本部組織擴大，人事科改人事處，分人事、考核兩科，考核科長，久未得人，有人請康澤推薦，於是我就當了上校考核科長。

我任科長，袁顯邦、韓鳳閣、王榮邵充股長，盡心鞏固，擬成一考核計畫。其時教育長爲陳誠辭修先生，副教育長爲萬耀煌、李揚敬兩先生，李揚敬副教育長經常在團辦公，對考核計畫，極爲讚許。該計畫分調查、考核、通訊聯絡。各部先選拔可用之材。填調查表，寫自傳，嚴格訓練時加以考核，凡德行、能力、言語、品貌、特長、缺點、優點、適宜之工作，均詳列，專案存查。訓練後回到工作崗位時，仍保持通訊，此即將訓練延長至班外，解答其疑難，指示其努力方向，並繼續考核功過登錄以作爲升降免調之根據。黨政人員之資料，均集中於考核科。考核有參考範本。調查考核各表均我親自繪製。初僅試用調查考核兩部份，以後若干年，各級訓練機構之考核計劃與所用之書表，都未出此範圍。通訊聯絡部份，當時尚未實施，此計畫係收集各方材料

，加以縝密研究，審慎擬定。影響社會竟有數十餘年之久。後我來臺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，所填之表「似曾相識」，原來竟是我昔日所手訂的表格。第一期青年班原列在中央訓練團統一訓練計畫之內，第一期開學，政校一、二期同學來參加的很多。未能來的同學，有「向隅」之嘆！大家都以爲青年班畢業，必爲青年團負責的主幹，其實決無如此簡單。彼時受訓的有葉尚志、湯燦華、鄒志奮、張志智、馬兆奎、梁漢耀等老同學，和我見面都故意稱我教官，並舉手爲禮。我感到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後來，改稱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，尚未畢業，團本部因有其他班要辦，於是搬到湖南零陵秦岩洞繼續訓練。因事由珞珈山進城，適雷明遠神父在青年班講演畢，乃同車去漢口，交談很愉快，大抵見面能予人以好感，必須誠懇謙沖，具備一種祥和之氣，矜驕虛僞，絕不能使人心悅誠服！雷神父爲「革命之友」，竭力支持抗戰，爲敵迫害，至死不屈。他對抗戰必勝之信念極深，以宗教家對魔鬼搏鬥之精神，與倭寇作殊死戰，國際友人入中國籍，而能爲中華民族效忠，實在值得衷心佩服。

撤離武漢轉往零陵

武漢保衛戰開始，陽新大冶蕪春浠水已失，麻城孝感已有敵踪，消耗敵人之目的已達，不能不撤出武漢。一切均有計畫行動，井然有序，人在苦難中仍確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，光明指日可期，甚難見有垂頭喪氣，怨天尤人的。中訓團亦後撤，因鐵道擁擠，乃走水路。專撥一大船，

原武漢大學之鐵床木器大多運走，船向上行駛，轉岳陽入洞庭。聞數日前敵機曾炸毀一運輸船，未聞有人聽此消息而生恐懼。心目中祇知有國事，那計私人利害與生死。到達長沙立即奉到通知，晚間搭車前往衡陽。我出川以後所購置的書籍行李衣物，在閩所購之漆器，離南靖時各方所送紀念品，最喜歡的全套餐用江西瓷器，有數十張心愛唱片以及留聲機，攻讀政校時的全部筆記簿，都棄留長沙。勝利後未能再去長沙，數次請托親戚帶到漢口，再運回四川，都毫無結果，身外之物，本來毫無足惜，但念念不忘的數十冊筆記簿，總希望能回到自己身邊。再一想，筆記簿亦身外物，方覺「泰然」。到達衡陽住了幾天，即搭車至冷水灘，轉往秦岩洞。秦岩洞在零陵郊外數十里，中訓團的辦公廳設在秦氏祠，其餘各單位則租民間房屋分住。臨時建草房爲教室，每日照常舉行升降旗典禮，照常調訓學員。我與陳科長懿哉合租一房，他夫婦年老沒有子嗣，性情和善，陳懿哉是東北老軍官，「九一八」事後逃進關內投効中央，我們兩家分伙食，生活頗安靜，處理公文之外，暇時藉看書消遣。平時不看書對書本不發生興趣，愈看則興趣愈濃，出學校後本來時時都有讀書的意願，但因事務紛繁，很少有讀書的時間，在秦岩洞秦氏祠的一段時日確實看了不少的名著。

急病昏倒骨瘦如柴

中訓團有一陸空聯絡班設在衡陽石鼓書院。班主任爲金鎮，電請前往辦理學員考核，我帶楊

青雲親往先到零陵搭汽車前往衡陽，沿途食鷄蛋、甘蔗，未吃飯菜。到衡陽寓石鼓書院。第二天週項定榮、涂公遂兩兄於途中，請在廣州酒家會餐。同石鼓書院晚餐不思飲食，腹痛連續入廁大瀉，乃告訴楊青雲注意我的病況。第五次入廁後，起身即暈倒，初時尚能呼救，繼則不省人事，稍後微聞有細微聲音好似自遠山傳來，由遠而近，聲音漸大，乃係楊青雲將我全身抱起，在耳畔驚呼，隨後即不斷上吐下瀉，腿軟不能起，房中置一大木盆，由楊一手抱頸，一手抬足，向盆中大瀉，班內醫生束手無策，極為驚惶。我請求醫生送醫院，醫生說接洽數家醫院，都沒有鋪位，老友段景祿來，我請他急電家人，電稿：「病危速來」，我改「病重速來」，因危字恐驚駭家人。體內水份瀉盡，心慌亂抓，醫生囑多喝水，稍飲即吐，無意中視手如鷄爪，因水分瀉盡，已成「皮包骨」現象，我請金鎮主任來轉告醫生，盡力救治，醫藥費用公家不能支付的，由我私人負擔，鄭重請求再三，那時神智尚清，往後即漸感不支，精神恍惚，醫生突然來說：想盡方法，找到了蒸餾水，可以打鹽水針急救，但需要忍耐，千萬不要亂動，成敗在此一舉。針入靜脈，心慌即止，鹽水注射了一瓶之後，神志鎮定，已能安睡，心知已有生機，翌日醫院有鋪位空出，用擔架抬我前往，市區擁擠不堪，各路撤退前來的軍公人員，都集中於衡陽。到醫院後，又再轉換到私人較好醫院，續打鹽水針，病況已脫險境，但全身枯瘦如柴，衰弱不堪，家人率徐建文趕來，在醫院見面，相顧失色，長沙大火，岳家亦遷回陽

道，經衡陽，匆匆一見，真所謂「各覓生路，互無照顧」。日機狂炸衡陽，整天都有空襲，留在市區，究屬危險，匆匆離開醫院，因等候汽車暫住廣州酒家，日夜均在警報中生活。

這一次食物中毒，腹瀉大病，得最大教訓，旅行途中飯食宜慎，忌暴飲暴食，生涼不潔，切勿入口，鬧市擁擠，飯店裡的熟食，多不可靠，此次染患霍亂，暴食鷄蛋不消化，又吃了久已削好的不潔甘蔗關係最大。自此以後旅行鄉村，祇泡熱茶，煮湯麵，且須從旁監視，方放心入口，驚弓之鳥，祇好如此。再無論是否真性霍亂，久瀉體內水份已竭，必須用鹽水針注射，夏天出汗過多，宜多食鹽，亦同此理。教育委員會開會討論課程，我主張應增「民衆組訓」、「戰時法令」、「兵役法規」三項課程。大家一致贊同，但是無人任教，主席李揚敬先生當場請我講授。固辭不獲，祇好免為其難，努力準備，幸好在課堂中得到學員好評，任何會議中，凡提案主張通過，決定負責人選時，提出主張者多不能倖免，此種現象，百試不爽。

桂林柳州征途擁擠

抗日戰局緊張，中訓團奉命遷往重慶，負責打前站的前進指揮部準備大卡車一輛，其餘一律自理。當時交通工具極端困難，陳懿哉為前站人員之一，他的家屬托我照拂，團中所建房屋及傢俱贈與地方人士，若干鐵床恐資敵用，埋藏於秦岩洞內，外埋炸藥。我帶領家眷及懿哉夫人先到零陵，守候很久，才搭上火車，遇站即停，遇車

即讓，一停便是幾個小時，行如牛步，苦不堪言。數日尚滯留途中，多方設法，始覓得一轉車機會，到達桂林，打前站的陳懿哉，為等候交通工具，尚留住旅社未走。桂林附近的山，個別孤聳直立，不相牽連，奇形異狀，甚為壯觀。觀音山的石洞，長達數里，內面的石鐘乳作人物鳥獸狀。導遊人執火炬領前，口講指劃，妙語如珠，留連不忍去。桂林若干年前，必為火山沖噴，地殼下沉，方有此山奇水曲異象，宜乎人稱「桂林山水甲天下」。但又有「陽朔山水甲桂林」的說法，因戰事緊張，未遊陽朔，坐失良機，至今猶覺歉然。

抗戰前談地方行政，廣西頗有聲譽，經桂林之便，於匆忙中稍一留意其縣政，舉凡民政、建設、財政、教育、地政等，尚未看出特異之處。只民兵制度頗有規模，廣西子弟均受軍事教育，生氣勃勃。抗戰時期，有此景象，甚屬需要，倭寇入侵廣西，不知為何民兵未發生大的效果，未研究其原因何在。

為要趕路，得朋友的幫助，尋得車輛，策重行李寄存在桂林行營工作陳大維兄處。至柳州，知候車的人多，竟有候至數月的，又得同學李靈芝兄之助，搭上運顏料車，頗舒適，可於平坦之顏料箱上開鋪睡覺。沿途所見，公家車司機的巧妙偷油，夾帶黃魚的攬客，形形色色，怪象百出。過獨山，經一小鎮，純為四川風味，川人聚集而居，有四川會館，有義學，到處鄉音，益增鄉思。人人有鄉土觀念，不獨我一人才有，當時離家十餘年，家鄉的風味，家庭的溫暖，家人的和

樂，祖宗的墳墓，老父的慈愛，隨時俱動人懷念，儘管心裡在想，十餘年來却無法回家鄉去走一趟。到了貴陽，次晨即見出喪行列，鑼鼓吹打，純粹與四川一樣。我瘋狂了，不知不覺的竟掉下淚來，無論如何，也忍耐不住。是悲呢？或是喜呢？戲園裡唱的是四川戲，我老早就去買好票，一兩個鐘頭前就去候著，鑼鼓響了，開唱了！幫腔了！唱的「活捉子都」、「雙相容」等。一切與川戲一樣，其實就是川戲，開始到散場，我都在歡喜，然而也不斷的在流淚，「歡喜得流下淚來」這一句話，現在才深深的領略到，「家鄉！」「家鄉！」少年時無時不在你的懷抱裡，以後竟若干年方得一顧，如今遠在他鄉，何時能重返家園？

貴州特產苗民習俗

(1) 茅臺酒 貴州茅臺村的茅臺酒，因為窖老，有老至數百年的，水好，麴不同，釀法高妙，所以特別香。交通便利以後，外銷增多，因而酒莊也增設若干家。新設的窖不老，酒味亦差，老店供不應求，滲雜亦多。各地特產，上品均銷外地換錢，本地則以次等貨供應，貴州茅臺酒亦不能例外。除非有勢與有關係，方能取得真品，同學趙廉泉初，生於貴州，作過休寧縣長，其弟兄亦在省府供職，故所得茅臺酒，據云已屬上等。除招飲外，並於臨行時恭送四瓶，沿途特別珍護。

(2) 宮保雞 因丁寶楨喜吃的作法而得名，丁為雲貴總督，尊稱宮保，故曰宮保雞，製法的首要為選材，一雞之筋、骨、皮，均抽去，只用胸脯肉。西南川雲貴等省，均為常菜，但貴陽特佳

，後在川，泉初、覺五兩兄之夫人為貴州人，均善作此菜，非常道地。

(3) 苗民 國內山地同胞，均有一共同點，即結髮纏頭，戴大耳環，束花衣，小腿裹布赤足，有紋面與不紋面的。貴陽苗民，不紋面，能頭頂物，昂然過市。聞貴州苗民，文化較高，已與漢人雜處，服裝漸多漢化。

(4) 泉初之家（趙廉字泉初）

泉初有大家庭，弟兄極多，上輩頗富裕，至泉初一代，已不如前，其家房屋寬濶，園庭廣大，每一房族，則分居一小單位，與其他單位似可分又不可分。有公共伙食，但又各置私菜，遲睡、晏起、愛吃、好賭貪玩，還有人有特別嗜好，似為多數現象。以常情推論，世家中落，最忌暮氣，反不如朝氣之小戶，必可逐漸振興。故不應以現狀論人，應看其趨勢，其趨勢如向上，今日雖苦，明日必可興起，如趨勢向下，今日雖顯赫，也許明日即土崩瓦解。家與國，莫不皆然。泉初有為之人，住此「家」中，危險太大。我諷示他說：「這種家豈有志者所能涸跡？」泉初承認說：「無出路。」我勸其去川，四川將為抗戰根據地，不愁沒有出力的地方，並告以念勤將經黔回川，可準備隨之同來。泉初竟聽我勸，後果來。住川十餘年，從事行政工作，頗能顯露其崇高人格。

貴陽被炸趕返四川

警報頻傳，貴陽非久留之地，候車的雖多，我獨獲朋友之助，搭上黃魚車起行數小時，至市

郊不遠，聞爆炸聲，傳貴陽被炸。事後知我等所住之旅館，中彈被毀。貴陽有警報無可避之處，又無交通工具，實不能負小孩急逃。過去有警報，均住旅館未走，亦未被炸，今貴陽首次被炸，不走自難倖免，脫險實屬幸事。譚樵之夫為桐梓縣令，歡迎我等經桐梓宿其官舍。既為宿站未可推托，至則張有年與易尚坤等竟在縣府供職，款待甚週。有年為同班同學，同在無錫實習，因伊以腳置共同的書桌上，言語誤會，至今思之，少年荒唐，無禮之至。後來又共事英山，我身為機關之主持人，以「功則歸人，勞則身先」之精神相處，感情自然融洽，違別數年，圍爐話舊，倍形親切。張以後即未離黔，作縣長後，辦有一農場，不久遂齋志以歿。

貴州不產鹽，背鹽的置高架於背，利於山行。手持一路棍，一端有板，休息時以棍支背架倚崖邊。從四川綦江一帶負荷，翻越大山，生活極苦。鹽既不易得，頗為珍貴，沿途菜餚均淡，有人說，小店則以小布包鹽懸鍋上端，能伸縮，做菜時，扯下布包在鍋底旋揉數次，就算加鹽，此現象尚未見過，恐係說明吃鹽艱難過甚之辭。余家鄉盛產鹽，獸運船載，不絕於途，遍地鹽倉，從未想像淡食之嚴重。今於黔邊道上，方見無鹽與捐鹽之苦。川黔邊境，在松坎有大山，上築公路，九灣十八拐，艱險勝過四川的龍泉驛大山，川黔分界亦在山頂，靠黔一面，童山濯濯，黃土壘壘，林木難見，更鮮農場，靠川一面，雖山頂亦有梯田，林木青葱，人事經營雖有關係，向陽與不向陽，恐亦為重要原因。